

山东文艺出版社

地魂

徐承伦 ●



•5

9

徐承伦

地魂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3号

地 魂

徐承伦 著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泰安市印刷二厂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125 印张 2 插页 270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29—0361—3

I·320 定价6.30元

序

王润滋

小说《地魂》出版了。借小说出版之际说几句有关作者和作品的话。

先说作者。

我和徐承伦很熟，都是家乡人，认识以后就是好朋友已经好多年了。所以他出书让我做序，一通电话我就同意了。开始他在县文化馆里做创作员，兢兢业业工作，辛辛苦苦创作，颇有一点小成就。后来调到市文联创作室搞专业创作，这也算对他前段创作的总结，熬个专业作家不容易。过了不久，他几次找到我说，搞创作老蹲在上面怎么行？得下去。八九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下去挂职，做了一个乡的副乡长。两年挂职下放结束以后，别人都高高兴兴回到上面来，承伦说他不回来了，要永远留在下面。现在他正式调任一个乡的副乡长，分管工业。他说他很忙，整天要应付上下，要管乡里工业的事，这几年他所在的那个乡的工业又不景气，倒闭的倒闭，要债的要债，忙得裤子往头上套。忙起来就没有时间写小说。他说他有很多东西要写，有好几个

中长篇，《地魂》还准备写下一部。忙尽管忙，还是很快乐的。人要做一点实际的事情，你死的时候，会觉得很踏实。我还不是个白痴，还会做一点事情，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多少还有一点贡献。

我很赞成承伦的话，要做一点实际的事情。中国的体制特别奇怪，养了那么多作家，谓之曰：专业作家。每个省有一批，每个市有一批，有些县里还有，加在一起多得不得了。国家倒是很慷慨，给这些人发着工资。当然罗，有一点是雷打不动的，发工资必须做发工资的事情。

我很赞成承伦的行动，到下面去，不是去挂职，是带着关系彻底下去，去做县长、乡长、厂长，或是去做副县长、副乡长、副厂长。不能做什么长的，就下去当工人、农民、教师，或是下去做一个生意人。总之，能做什么去做什么，只要去干一点实际的事情，只要为社会贡献一点聪明和才智。老在上面说空话没有用，事情是干出来不是说出来的。现在在上面说空话的人太多，而做实际的事情的人太少。成熟一个作家就调到上面去、调到大城市里去，这是一件坏事情不是一件好事情。少几十个作家天塌不下来，也许还会有更多的不拿工资的作家写的作品比拿工资的作家还要多还要好。几十年的教训要总结，养那么多作家干什么，凑在一起你搞我我搞你，没有意思得很。不拿工资拿稿费，写出来就拿，写不出来就别干这一行，或者别专门干这一行，你看那样行不行。

《地魂》就是承伦下去以后用业余时间写出来的，他说下去以后才知道时间的宝贵。

《地魂》故名思义是写土地之灵魂的，那么什么是土地

的灵魂？土地的灵魂在哪儿？这部作品就是做这些回答的。我不想将这部小说做细细的分析，那是评论家和读者的事。我只是有一种感觉，因为这种感觉很强烈，读这部小说清样的时候，这种感觉就产生了，而且愈来愈强烈，读完之后，则非说不可了。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地魂》还存在线条单调、人物单调、社会背景不够错综复杂这些缺点，但小说却塑造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她是承伦的母亲，是我的母亲，也是大家的母亲。这在以往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以往写母亲除几篇很不错的短章之外，写得好的不多，母亲多是被扭曲了和神化了的形象。《地魂》写了一个真母亲，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祝福》中塑造了一个真实的被封建礼教吃掉了的中国妇女，这大概是现代文学中出现的第一个形象。然而中国妇女所受的压迫不仅仅是封建礼教，鲁迅先生只能选取一个角度。后来出现了革命文学，描写中国妇女的最有影响的当属《青春之歌》和《苦菜花》了，《青春之歌》写了一个年轻的女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这个年轻的女知识分子林道静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苦菜花》也写了“母亲”的苦难，但最终还是革命了。然而需知道，中国妇女懂得革命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毕竟太少，更多的中国妇女是在下层默默生活着的，就像承伦笔下的母亲那么生活着，这样的母亲更具真实性和典型性（并非革命母亲就不具真实性和典型性），更值得作家大写而特书的，然而过去却很少有这样的形象，我不知道为什么。《地魂》中的母亲是常人，我们这些做常人的儿女，会为她的高兴而高兴，为她的悲伤而悲伤；当她做对了事情的时候，我们做儿女的也会说：母亲，你做得对！当她做错了事

情的时候，我们做儿女的也会说：母亲，你怎么那么傻呀！我们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上山干活，她做饭的时候，我们给她烧火，她缝衣服的时候，我们替她引针。母亲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一个需要供养的牌位，母亲就是妈妈，就是娘。这些非常简单的道理，过去却不懂得，或者装不懂得。仿佛不革命便没有写头。文学应告别这样的年月。母亲是永存的，谁也不会从石缝里蹦出来，革命不革命都得有母亲。

我所以不厌其烦地说了上面这些话，是说要写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形象，不真实的作品也博得一时的喝彩，但终归会是短命的。我认识一个已经故去的很受人尊重的老作家，他写了一辈子，收不起一个集子来，“反右”斗争一来他写“反右”斗争，三面红旗一飘起来他写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他不甘落后，每一次都在浪尖上跑，可谓紧跟形势，结果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出版社看他是位老同志，想将他的作品集起来，却集不起来。这样的教训应该记取。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说真话，这是中国作家的风骨。

《地魂》是为中国妇女说了真话的，是属于说真话的那类作品。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在作者的笔下，母亲当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母亲少年的时候去赶海，提着篮子，脸儿冻得红红的。母亲出嫁的时候还不认识自己的丈夫，当花轿来抬她的时候，还带着惊喜与好奇；殊不知这一抬她将走向新的生活，当姑娘那种天真与自由不复存在了，代之的是人生苦难的深渊。首先，她遇上一个很能干但是很凶残的婆婆，她是作品笔下除“母亲”之外塑造得最成功的另一个中国妇女的形象。她很有做“婆婆”的那种风度与气

魄，属于中国妇女中少数的很能干的那一种。她当家，说一不二，不但管着媳妇，而且管着丈夫。她能眼看着生产后的媳妇血淋淋的躺在院子里毫不动心，“你先在这里控控血吧。”作者写道：“这口气如同吩咐妈去做一件很寻常的活计。”“同时，婆婆又不是那种坐享其成的人”，“干活也是把好手，地里场上的镰耙锄耢扬晒打碾样样在行”，“婆曾创下一天一宿在织机上织出十六尺布的记录”；大忙季节，婆婆还要先上山干活，再下山煮饭，那是很劳累的。婆婆是个难得的好婆婆。在关键时刻，在大男人都六神无主的情况下，婆婆力挽狂澜，拿出行动的主张。婆婆无疑是媳妇的楷模，年轻的媳妇忍辱负重，什么话都听婆婆的，没有一句怨言，除了她生性善良与婆婆不同之外，她在效仿婆婆，走婆婆的道路，一天天熬成“婆婆”。在恶人周仓的屠刀下，媳妇表现了比婆婆更大的魄力与勇气，预示着媳妇将完成“婆婆”而走上当家的地位。我很欣赏小说中描写母亲本能的那些情节，毫无虚假，毫无做作，随手写来，件件感人，没有切身的体味和对母亲细细的观察是写不出来的，靠编造的东西再天衣无缝也看得出来。母亲生产的那一段还有母亲喂孩子的那一段，写得特别精彩，只有真正伟大的母亲才能做到这一点，那真是感人泪下的艺术描写。母亲已有八个月的身孕，还在地里干活，她腆着个大肚子推着棒子走在山路上，木轮地拱车吱吱嘎嘎响。‘兹味——’，妈清楚地听到了自己身体发出一种锦缎撕裂般的声音，随之五脏六腑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惨无人道地攪为一团。妈筛糠般地地痉挛起来，身子随着落地的穗子包跌倒，小车忽地翻了过去……”“十七岁的妈还不完全明白女人生孩子是怎么回

事……一阵比一阵更紧的裂痛要将妈的腹部炸开，浑身每一根筋脉都在发疯般地抽搐，妈撑不住，她如一头中弹小鹿在地上翻滚抓挠。”“妈的双手已经扣进土中去，地上扒出了两个大坑……妈的红布腰带早已挣断，裤腰滑脱至大腿，血水如注而下，将妈身下的黑土搅成了黑红色的胶泥……”

于是作者抑制不住大声议论：“天为乾，地为坤，乾为父，坤为母，有谁能说得清是母亲养育了黑土地，还是黑土地养育了母体……”

这就是作者也是读者要寻找的地魂吧？

母亲喂孩子那一段也是催人泪下的。为了多一点奶水，妈偷偷地喝下一盆喂猪的刷锅水；为了让哭嚎的大姐能够吃得饱些，妈受了老鼠的启发，从石磨缝得到了点点面粉，又用蛤皮做锅在灯上烤熟，蛤皮被烤碎，落在母亲腿上，烙出一个血泡，却一动也不动……

我不细细地摘录这些感人的情节，留给读者细细地品味。从作者平凡而真实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伟大的母亲的形象，她生儿育女，在黑土地上劳作，为这能吃一切苦，忍受一切凌辱，甚至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才配称为母亲，才是母亲的伟大之处。从作者平凡而真实的描写中，我们仿佛看到一种幽灵在黑色的土地和茫茫的苍穹间飞行、盘旋，永不肯离散，永不肯消失……

这，就是作者和读者追寻的地魂吧？

最后还要说几句题外的话。

承伦给我讲，他写的是真人真事，主人公就是他的母亲和母亲周围的人，他没有将生活做大的提炼加工，也就是说这是一部真实性小说。这几年“真正的正宗小说”无人问

津，纪实文学却悄悄地兴隆起来，这里面恐怕是有其社会的和内在的原因的。“正宗小说”无人问津恐怕是一个假字做怪，触痛不了生活的“痛处”，以文字的讲究来代替真实的生活，这恐怕不行，小说将走向死路。要提倡写点纪实文学，把你周围发生的人和事，把你知道的，或访问到的十年前八年后写出来就很感人了，何必再用那么厚的皮将生活包起来？自以为那样做文学性很强，其实不然，好的作品是很打动人的，是很动真情的，让读者去揭开那层层皮再来看真象，恐怕读者已经把书扔到一边去，没有那么多雅兴了。

写文章要说真话。哎，说真话又有多么难。

1991年12月13日于威海

内 容 提 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绵亘二百里的胶东崂崂山化石岗下，娶亲的大轿于秋阳中辉煌煌煌地落在了虚张声势的徐家大门前——聪灵俊秀的母亲款移三寸金莲，做了徐家的二儿媳。从此，苦涩的生活和民族的灾难伴随着母亲接踵而来……

其血玄黄……母亲在秋野里生下了令婆（奶奶）厌恶的大姐，大姐和母亲摆脱了死神的纠缠，顽强地生存下来，但无法忍受的饥饿却煎熬着她们。芦苇荡里，为躲避小鬼子残酷无情的追杀，保全大盐窖里众乡亲岌岌可危的性命，善良的母亲毅然亲手捂死了惊涛的大哥。奇冤大辱之下，罪恶的尖刀开了母亲的大腿，又被惨绝人寰地撒上了白花花盐粒，但母亲宽厚博大的胸怀却饶恕了幡然醒悟的村长……

这部纪实性长篇小说，坚持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相统一的创作原则，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含辛茹苦、忍辱负重、不屈不挠的母亲形象；同时也浓彩重墨地刻画了既凶蛮封建而又豁达敢为的婆、为村人披肝沥胆却悲惨而死的一代村魂“会首”大爷等人的复杂性格，为艺术殿堂增添了独特的艺术典型。

作品语言凝重，情节跌宕，结构新颖，具有浓郁的乡风民俗之情。且运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读来撼人心魄，催人泪下。是一部富有特色、内蕴厚重的长篇佳作。

第 一 章

养育我们的是我们脚下这片博广深厚的土地。

滋生万物的还是我们脚下这片博广深厚的土地。

胶东昆嵛山这一带可是一片好山水，有一点就足以证明了：这里自古就有着很多很多的寺庙，谁也说不清这片土地上有多少寺庙。历经沧桑，这些古老的寺庙有的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淹没了，有的却仍如磐石般矗立着。这些寺庙似乎都在证明着这是一片风水宝地，因为寺庙大都要建在好地场，占着一方水土的精气、灵气、妙气。

这片土地里究竟埋藏着什么？她的地眼、地脉、地气、地灵究竟蕴蓄着什么？也许没人能说得清道得明，但这里面肯定埋藏、蕴蓄着很多、很重要的东西，而这些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像一条连绵不绝的脉线，隐寓在这片山水之中。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很重要的东西，这片山才青、水才秀、人才灵杰。这东西也许可算做这片山川水域乃至生灵的根——只是因为有了这条根，才生出了青山绿水，才生出了青山绿水之上的生灵。只要你随便蹲在这里的哪个角落，面对这片山水用心琢磨，慢慢地你也许就会穿透地层发现这条根。当然，这种发现光靠眼睛是不行的，必须用心灵，只要你的心灵真正钻

进了这片山水之中，便会感悟到那条根确实存在，它像人体的脉络一样，贯穿在这片山水之中。越向深处琢磨你的发现就越清晰，很可能你会惊奇地叫起来：这是一条多么了不起的根呀！它贯穿了这片山水，甚至贯穿了这方山水之上生灵的肉体。古往今来，它一直生生不息地活着，如同一个无所不在的伟大灵魂，不但主宰着这方土地，并且主宰着这方土地上的生灵——那么，是先有了这个魂灵而后又孕育出了这方山水生灵，还是先有了这方山水生灵而后又孕育出了这个魂灵，怕是没人能说得清道得明了，也许这本该就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谁要是想或多或少地了解一些这里面的道理，那只有一遍遍地叩问这方土地，叩问这方土地上生灵的心了。实际上问也是问不明的，只有靠用心去感悟了，悟到多少是多少了。

昆崙山这一带多寺庙，多么不可思议呀。这里一代一代的人将一代代人的精神血气全凝聚在这些寺庙的砖石、塑胎之中了。一座座或大或小的寺庙历经朝代演变承上启下，而每一块砖石、每一尊圣塑又将上代人的精神血气注进了下代人的血脉里。一代复一代，就这么活过来。

顺着五岳之首泰山东寻就会寻找到这片山水，地方志上记：“泰山之脉东行，会于栖霞之艾山。由艾山东北至铎山折而北为鹊山，又折而东北至鹰嘴石为宁海州，又折而东：峰恋矗矗，望之若游旗、若荣戟、若奔马游龙，青黛一色南北绵亘二百里，外障东海内蔽三齐，是为昆崙山。”这昆崙山“老树参天人迹罕到，兽有鹿豕禽月子规……山中云烟绮縠，冰雪琢磨，四时幽绝回异……”这些文字足以说明昆崙山是何等壮阔气派，何等风光灵秀的山脉了。既然如此，那么这里理应该是诞生寺庙的宝地了，就如同膏腴肥美的土地

上应该生长出繁茂的草木庄稼一样。事实正是如此，在这绵亘二百里的昆崙山脉间，自古以来建造了连地方志也难以考清的许许多多寺庙。每座寺庙的所在又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阴阳家所勘定的幽山之幽处，灵山之灵处，全都占着好地场。道家也选中了这里，全真教的发祥地即于此。金代道士王重阳东游海上，寻着了这片幽妙的山脉，便在此“讲经庵”创立了“全真道”，并收下七个弟子，号称“北七真人”。那七真人之首邱长春（即邱处机）十九岁始修行于这青山绿水间，终得道成仙，成了道教的一代宗师。真人们死后其精灵之气飘洋过海成仙得道，可以说是昆崙山的青山绿水炼化了真人。

这是一方修炼出了真人的山水。

这方山水里蕴含着何等了不得的东西呀！

站在这山脉间，仔细地凝视那一座座破旧塌圯的寺庙，哪怕是寺庙的遗址，慢慢地你就会觉得那些个寺庙酷似一个个灰面老人蹲在那。要想弄清楚这片山水的过去，毫无疑问只有去求教这位老人了，因为最清楚这方水土上演变的生死故事莫过于这位老人了，最悟得透这方水土奥秘的也莫过于这位老人了。这位老人一般都蹲在一方水土的高处，俯瞰着这方水土上的生灵，看过了太多的故事。这方水土上的生灵就如同这方水土上的草木，生长了再枯萎，枯萎了再生长，一代一代就这么繁衍生息，于是就有了故事，就演变出一部一部的历史。

哪怕一座寺庙只剩下了几块破砖烂瓦也不要紧，只要敲开一块砖石你都会发现这里面就包容着一些故事，有些是十分完整的故事。而且那些断裂的纹路就是这故事的脉络；你愈细心观察就会清晰地辨出其来龙去脉。如果在敲击时你留

心去听，就会惊奇地发现这声响即是一首史诗，一首隐蓄着无限深沉、激昂、凄婉、悲切又雄壮的泣血长歌。当然，这首歌最长的旋律还是些平缓的，因为历史的岁月之中大段大段都是平淡的，于是人们说“熬日月”。往往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就在这平缓的岁月里熬完了平缓的生活。

昆崙山向南断断续续又派生出一些已算不上什么山的小丘陵，在丘陵之中有一个山岗名为化石岗。化石岗南面有一条虽古老却并不起眼的无名小川；化石岗稍西北有一个村子，村子在这条川的上游，便叫做川上村。当然，化石岗上也有一座庙，因地取名称之为化石岗庙。每年正月十五后这里都有盛大的庙会，方圆十几里、几十里的村人前呼后拥黑压压地涌来，赶化石岗庙会。川上村自然是主持庙会的东道主，每年的正月十五过后的三天里，川上村的老老少少都骄傲地操持着庙会，于四乡八疇间显出川上村的风光，显出川上村每个人的风光。会期里，四乡八疇扮耍的队伍都汇集到化石岗至川上村这条不足两里路的斜坡上，红男绿女的各支队伍尽领风骚，当然，首推的还是川上村的扮耍队伍。川上村不仅村临化石岗，且人多地广经济较富裕，在四乡八疇算得上首富了，自然庙会就由川上村操持了。川上村操持庙会，自然要有一人做庙会的主持——“会首”，而会首这一重任就理所当然地由川上村的头面人物担当了。

川上村主要由姓徐的大姓组成，但不知为什么在偌大的徐姓家族的川上村，惟我们这一支徐家才号称“老徐家”。很早很早以前，在川上村论经济实力老徐家算不上首富，甚至连大户人家也划不上，但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有了化石岗庙会，会首这一重任就一直由老徐家的人担当，并一直延续到

我的大爷这一代。

由于历史的演变，会首在川上村早已不是单纯每年里主持庙会的会首了，而成为一村的主事人，享有极高的权威。我的当会首的老爷生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后来接着做会首的大爷，另一个是我的亲爷。大爷死得很早，就是在化石岗主持庙会时为阻拦一匹惊马窜入人群而被马踏伤致命的。那时，当村人惊嚎着将大爷抬回村后，大爷的血水染红了化石岗至川上村这条漫漫的坡路，大爷的生命也一点一滴洒在了这条坡路上。人们惊奇地看到：化石岗的寺庙与村落被一条刺目的血带联扭在一起了，不少人在这条血带的两旁默默跪下了，人们感到了某种揪心的恐惧和震撼。奄奄一息的大爷最后还是醒过来了，但围在一旁的长者们都知道这是大爷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前的回光返照，便有人呜咽着急切地问道：“会首，你还有什么要交待的？”

此时大爷血水模糊的脸上竟呈现出令人惊厥的平静微笑，他断断续续说：“我虽只过了不惑之年而亡，但此生无憾……”说着大爷又挣扎着将他的长子即我的大爷唤到身边，对村人说出了最后的一句话：“……我给川上村养下了又一代会首——”

大爷那时还是个不足二十岁的青年。村人稍愣片刻，但他们迅速地追忆年轻的大爷已显示出的忧村人之忧、急村人所急的难得高贵品质，立即感悟到：这不足二十岁的孩子天生是块会首的料。遂即推拜大爷接了会首的位。大爷被推为会首绝非是因为大爷是会首且半世而亡，而是因为大爷的确确是块会首的材料。倘若大爷不是会首，也不做这临终交待，川上村公开推举会首也非大爷莫属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大爷的确是块会首的料。大爷没有辜负老爷及村人的期望，大爷这一代会首的确做到了分上。大爷不但继往开来担负且胜任了会首这一切历史职责，而且大爷这一代会首正赶上来了日本鬼子兵，内忧外患多灾多难大爷一肩担承，为村人豁出了一切，直到后来在村东的枯河套里滴尽了最后的一滴血。大爷的惨死悲天恸地撕裂了村人的心，村人哀嚎着：“老徐家的一代代会首呀，你们全是为川上村流尽了血！川上村呀，一代一代欠老徐家的太多了啦——川上村呀，哪个再当会首呢？！”

自大爷、老爷再往上追溯几代，川上村自打有了会首就一直是由老徐家的人担任，而老徐家的一代代会首差不多全是为村人而搭上了命。可老徐家的男人再也没有继承会首的料了，村人哀叹着：“老徐家的气数尽了么？老徐家的气数要是尽了怕咱川上村的气数也尽了。”

大爷死后老徐家担当会首的历史也随之结束了；会首这一名位也基本上随之结束了。大爷这一代会首算得上一代村魂，算得上空前绝后的一代会首。

老徐家虽再也不出会首了，但老徐家的气数未尽，老徐家的另一支即我亲爷这一支的日子在大爷惨死以后又随之兴旺起来；川上村的气数也未尽，川上村的人丁也随之一一年一年旺了起来。但是，老徐家的人却躲不过以后的苦难、灾难，好像老徐家人的血命中注定要在某一个关口滴出来，甚至在某些关口搭上命；老徐家的男人，或者老徐家娶来的女人都注定要被推在历史的波涛之巅，注定要演出些血淋淋的故事来。

我的亲爷与大爷却是脾性绝然不同的一对兄弟，爷老实憨厚，不善言语，甚至不像个大老爷们。爷不但论不了村上的